



英雄长歌

◎王娥香

我站在四月的门槛
看杏花落满原野
这清明的雨
翻开史书泛黄的折页
轻轻擦拭着
一座座无名或有名的碑容

我望见
涿鹿的尘埃未曾落定
你的战车已碾过蛮荒的荆棘
用青铜的纹理
刻下家园最初的模样

我望见
汨罗江的波涛
翻滚着你抱石一跃的决绝
从此《离骚》的韵律
便滋养了千年断裂的河床

我望见
风波亭的冷月
回荡着《满江红》的铿锵
你背负着莫须有的罪名
以忠骨撑起半壁残山的倔强

我望见
虎门的烟柱直冲云霄
你的目光穿透烟幕
挺直了一个民族
不愿弯曲的脊梁

我望见
你留给幼子的遗书
字字泣血
绽作白山黑水间的杜鹃

我望见
狼牙山上纵身一跃的五壮士
蘑菇云下
戈壁绽放的马兰花
江姐手中
泪线绣出的五星红旗
焦桐花海
年年守望的兰考好书记
还有那三月赞歌里最动人的音符
一页页故事,一个个身影
我们都望见了

望见了洪水滔天里
迷彩筑成的堤坝
地动山摇时
课桌下弯弓般的守护
望见了庚子年的雪
落在逆行的白衣上
化作春天无声的诗行

是的,我们望见了
无数个背影
无数个名字
无数个碑文
汇成一条星河
流过我们的眼眶
远了又近了
奔流不息,起伏跌宕

英雄啊
你不是神坛上的雕像
只是在某个黎明
选择把清澈的爱
献给生你恋的祖国
只是在某个深夜
选择把心跳
献给比生命更为辽阔的信仰

烟雨清明,山河肃穆
今日,我——
以诗为香,以雨为酒
祭这长河里的星辰
祭这大地上的脊梁

当清明的风,吹过每一寸山河
那不是悲泣,是你长歌的回响
是你未曾熄灭的目光
落在我们共同守护的
人间天上
而四月的杏花
正一年一度,为你们
开遍故乡

◎诗句出自辛弃疾的《贺新郎·甚矣吾衰矣》。想必,长眠于此地的老人常见青山妩媚;而青山见他,更显雄健、高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清明前夕,除了缅怀无数先贤与先烈,更应铭记付老这样的“小人物”,有了付老的梦、我的梦、你的梦,才会有我们的中国梦。

——刘妍

青山见我应如是

人与土地

尼采在《哲学与真理》中指出:人类是一种会建构的动物。贡布里希在《秩序感》中写道:有机体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发展了一种秩序感,这不仅因它们的环境在总体上是有序的,而且因为知觉活动需要一个框架,以作为从规则中划分偏差的参照。

自然山川之美,即地理的景观性,或曰景观地理学。自然山川之美,不仅仅是被观看的对象,更是审美的本体。如阿勒泰的可可托海,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广义上由主景区额尔齐斯大峡谷、可可苏里、伊雷木湖等组成。土地相对于人而言是不可移动的,而人在改造、建设、开发、重建的过程中,也在潜移默化、不自觉中完成了自然重塑。“被夺”的人心,表现为一种固化、定势与惯性。

峡谷、山峦、湖泊……乃至白桦林、水磨沟、野葡萄沟、百花草场、石钟山,我提及一处又一处风景,仿佛是午夜一遍又一遍的梦回。此情此景此心,可人怡人暖人。

共在与共生

对于普通人而言,可可托海的三号矿脉是一处与众不同的风景,更是人与土地关系的一个极致典型。人在改造、重构土地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成为土地的一部分。三号矿脉所在地原本是一座山丘,如今呈现在眼前的“坑”,像一个巨大的螺旋坑。一圈又一圈,由大到小,深不见底。在土地这硕大无比的螺旋坑里“修行”,是我们英勇的先辈。他们用肩扛手拉、近乎原始的作业方式,加之气势如虹与天斗与地斗的浪漫主义豪情,把三号矿脉打造成共和国的功勋矿,成为共和国在最艰难岁月里的脊梁。

说来怪有趣,整个春节,我竟被一群老头儿哄着过的。

大年初一,看了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惊蛰无声》。光怪陆离的都市、扣人心弦的剧情、反转不断的故事,看得影院内一众年轻观众目瞪口呆;大年初二,看了81岁袁和平执导的武侠巨制《镖人:风起大漠》。“硬桥硬马”的写实风骨、酣畅淋漓的动作设计,以老带新的演员阵容、神秘壮阔的大漠风光、波谲云诡的江湖传奇,又让青年观众心潮澎湃;大年初三,朋友约我去将军山滑雪场。我的天,走路都困难,哪滑得了雪啊!不过,这座由“中国第一位全国滑雪冠军”单兆珩老人倾力推动建设的雪场,早已是国内雪友心中的滑雪胜地,更是网红达人、体坛与演艺明星(谢霆锋、金红艳、撒贝宁等)来疆必到的打卡地标。滑雪不成,我便宅在家中,整天捧着乔布斯主导推出的苹果手机,刷网上形形色色,真真假假的人与事……

谁说时代潮流只由年轻人引领?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60-75岁是人生智慧的黄金期,个体在经验积淀、情绪管理、决策能力等方面均臻于巅峰。北京师范大学老年心理实验室的追踪数据显示:持续参与社会活动的老年人,认知衰退速度比居家养老者慢百分之四十,幸福感也显著提升。这足以证明,老年不是能力的终点,而是价值的延伸与升华。

站在老龄化社会的门槛上,“老有所为”早已不只是个人选择,更是文明进步的标志。91岁的袁隆平毕生在田间守望“禾下乘凉梦”,89岁的钟南山至今仍为公共卫生事业奔走呼吁……他们用行动阐释:年龄不是界限,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一夜未眠。临行前,想再去禾木村转转,便翻山越岭走了近四公里。

路上遇见一只身形健硕的白色牧羊犬,我忍不住上前逗弄,不多时,它便凑到身旁,静静趴着。启程离开时,牧羊犬竟一路相随——原以为只送几步便会折返,没想到足足陪了三公里,直到我们上车。我心头骤然一软——这片土地藏着太多温柔,每一帧都澄澈动人。而眼前依依不舍、一路追来的牧羊犬,更让旅程添了几分奇妙与浪漫,又带着淡淡的怅惘。

再次出发,驶过那片宛若仙境的草场,我们停下车,走进一顶毡房。毡房里萦绕着淡淡的奶香,气息安稳而温馨。店主是位慈祥的哈萨克族大姐,我们连比带划说明想吃抓饭,沟通妥当后,大姐便去隔壁生火备餐。虽是七月盛夏,山间却寒意刺骨,我们冻得瑟瑟发抖,热心的大姐特意为我们烧旺了炉子,端上了香浓的奶茶。

身子渐渐回暖,才得空细细打量屋内陈设。不大的木桌上,放着一把手工制作的冬不拉。淳朴的山乡人家,仍守着祖辈对生活意趣的热爱。

不多时,头主人骑着摩托车归来。一身厚羽绒服,脸庞黝黑,与这片山野天地浑然相融。他的普通话很标准,我们聊起好政策、好日子,聊起成群的牛羊,聊起世代相守的放牧生活,也聊起在布尔津县上学的孩子……他眼中闪烁着幸福满足的光,恰似夜空里熠熠

三号矿脉从高于地表到深陷地底,盘旋着向地壳深处延伸,这里仿佛是土地的一道伤疤,记载着时间、历史与情感。

人与土地共在与共生的关系,年轻时的我并没有太多理解。土地经历春播秋实、四季轮回,一切依赖土地的植物、动物,以及土地上的收成——粮食、蔬菜、瓜果,一花一草、一鸟一虫,定时到点,不用催促,不用着急忙慌。人只需要气定神闲,顺应节气与规律,该有的便会如期而来。这种人与土地的共生与共存,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且多维度的。

共游与共情

上世纪60年代初,山东菏泽18岁的小伙子付明聚,在学校里习得一手高压电技术。彼时国家号召科技人才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这位又红又专的青年主动报名,一个背包独闯可可托海,以血肉之躯在冰天雪地的大西北,一待就是一辈子。

高压电工的工作,就是在群山之间架设高压电线。受限于物质条件和科技手段,付明聚在一次高空作业中摔落。命虽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身体却落下了残疾。退休后,付明聚回到老家养老。可没过多久,可可托海的老同事们,看见他返回了三号矿脉。或许最初返回是一种惯性,也印证了尼采,贡布里希这些哲学大家的观点。功勋矿早已完成其历史使命,空气中弥漫着人去楼空后的寂寥,反而燃起了老人心头的那股热情。

肉身不可避免会衰老,但人的青春之歌却能永恒,人的精神内核不会褪色。这位谦卑的老人,在额尔齐斯河源头的溪水旁安家,与青山绿水相伴,与功勋矿永存。多少次梦里,老人一次次重游可可托海,凝望三号矿

老年不是能力的终点,而是价值的延伸与升华。站在老龄化社会的门槛上,“老有所为”早已不只是个人选择,更是文明进步的标志。“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构建让老年人发光发热的社会,既是对个体价值的尊重,更是对生命尊严的守护。

银发浪潮

◎杨建英



精心珍藏的美好记忆

一路向北

◎刘英鹤



生輝的星辰。

热腾腾的抓饭终于端上桌。以往也常吃抓饭,可在这片人间净土,用最朴素的餐具,品尝最本真的滋味,却是头一回。那份久违的纯粹与质朴,让人心头一暖。毡房外,牧民策马赶羊而过,仿佛在一幅巨型山水油画里往来穿梭;毡房内的我们,沉醉其间,流连忘返。一时竟恍惚,不知今夕何夕。

返程途中,我们前往福海。循着不起眼的路牌驶入湖区,众人不约而同屏住呼吸——



风雅颂

◎贺有德

六次预约

最近这几年,有过六场预约,都与书评关联。

十二年前,我开始写书评,一发不可收,直到现在。初生牛犊不怕虎,摸着石头过河,摸出些门道来,兴致高、劲头足、读写勤、上路快。迄今,已为六十多位作家撰写了七十多篇书评并见报见刊。这些作家,大多有名,比如中国作协原副主席谭谈,湖南省作协原主席王跃文,《人民文学》编审杨海蒂……

知名作家游宇明曾“面授机宜”:书的作者有名,书评才有意义。我恍然大悟,深以为然,并照此而行。

这样想有道理,这样做有“风险”。人脉稀缺,又生性耿直,有些“不合时宜”,要得到名家认可谈何容易!为名家写书评,毕恭毕敬、虔诚诚恳,唯恐“看走了眼”。每次写书评,如当年考场作文。书评得到认可,自己也有感觉,相继见诸报刊,我在心底感谢报刊编辑,也为自己鼓劲。很快,圈子里有人冷嘲热讽:借名家上位啦,蹭热度啦,出风头啦,也不过如此啦。“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虽说见怪不怪,但初次遇见,还是有点怪。赵孟頫言“用笔千古不易”,陋习亦千年不易。不过无妨,我不生气,你有陋习、我有风骨,任其嘲讽,不予理睬,轻易化解。再说了,你想写、你能写,你去写就是了。在名家、编辑、朋友的赞叹与鼓励声里,那些不和谐的声音被彻底淹没……

书评得到认可,书的作者满意、推荐;编辑老师满意,刊发。书评不易,深知其味,得到认可,自然欣慰。

而更欣慰的,是先后六次被预约。最先预约的是大学年轻讲师,古典文学博士张觅。我们相识在省评论家协会的一场年会。据朋友说,张觅每天六点读书写作,三十多岁年纪、四十多部著作,真正的著作等身!张觅热衷诗人诗传,男女不限,个人群体不限,文风清新稳健,诗意盎然,一见欢喜。至今为止,为之写书评五篇,先后见诸各大报刊。张觅非常感动,几次预约:举办作品研讨会,必请我坐C位——C位是不敢坐的,但一定参与。作品研讨会,张觅期待,我也期待。张觅著书来势甚好,作品研讨会指日可待,届时与名家面对面交流、近距离接触,必大受益焉。

紧接而来的是湖南省刊《文艺生活》编辑曾冬的预约。《唐诗素描》与《宋词素描》别开生面,横空出世,好评如潮,畅销不衰。我向来喜欢古典文学,尤其是唐诗宋词,先品读、后写评,并刊发。曾冬满意,欣然预约:回家乡娄底举办作品分享会时,请我一起分享。先后在省城举办过几次读书活动,不知何时回娄底?不得而知。能参与自然好,若难如愿也无妨,好意心领。

第三次预约最实在、最接地气——生态文学作家肖辉跃,第二部生态文学散文集《醒来的河流》出版,引发大反响。肖老师痴迷拍鸟写鸟,有“三湘第一鸟人”美誉。品读其新著,有一种罕见的愉悦:文风灵动风趣,文境清新逼真,环保意识与爱鸟情怀水乳交融,堪称一股清流。习惯使然,写书评也就水到渠成。肖老师甚是感动,邀请我参加在省城长沙举办的新书分享会。精心策划、大咖站台、大众捧场,肖老师再三相约,并安排我作五分钟发言——可惜脱不开身,临时换人……后来,朋友圈看了分享会视频,感慨丛生……

前年,读了湖南省作协原主席王跃文的历史随笔集《走神》,颇觉新鲜,情不自禁写下书评。该书责任编辑张文爽与我微信私聊,盛情邀请我担任《走神》分享会的站台嘉宾。因为长篇小说《家山》引起轰动,从国内火到国外,巡签活动一场接一场,至今仍在巡签路上,邀请我参加《走神》新书分享会便暂时延后……有机会,与名家大咖面对面,当面请教;没缘分,依然如故,自娱自乐。

去年元月3日,著名作家谭谈纪实散文集《故乡》新书发布暨捐赠仪式在毛泽东文学院举行。作为同乡,又先后为其散文集《奔跑的山寨》《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写过书评,《故乡》也写过,发《湖南日报》“湘江”副刊,因此接到了活动邀请,还与参与活动的文旅局参与者沟通,相约同行。我一直未曾去过毛泽东文学院,此行正好如愿。可惜临时有事,未能成行,愧疚、遗憾,心头怅然,难以言说。

预约一场接一场,可惜阴差阳错,一场接一场失之交臂。我甚至开始怀疑:也许,自己与预约无缘。就在这当口,又接到预约——去年底,湘籍作家刘义彬最新散文集《义园散记》出版,拟春节前在毛泽东文学院举办新书分享会。我先后为其散文集《时间的声音》和《义园散记》写过书评,预约在情理中。又是“毛院”,欣然应允,看来与“毛院”有缘。

书评得到认可、推荐、刊发,是值得欣慰的;先后六次被名家大咖预约,更加欣慰;或许无法如约,无法与名家大咖面对面,遗憾终究不敌欣慰——被预约已经很好,难如约也无妨。

这些年来,写书评付出太多,似乎习以为常,但我依然爱我所爱,在书评路上精耕细作,无怨无悔,有滋有味。

脉的方向,与昔日的“小上海”深度共情。

一场大雪后,久病缠身的老人安然离世。而为功勋矿奉献一生的付明聚,爱之深、爱之切,即便走到生命尽头,也要将仅剩的身心托付给这片土地。土地对人的极致奉献,司空见惯;而人对土地的反哺、人对土地的依恋,这位老人对功勋矿深沉的爱,令我动容,令我灵魂激荡,久久不能忘怀!只要一有机会,我便想回到可可托海的功勋矿,来到溪边祭拜老人。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诗句出自辛弃疾的《贺新郎·甚矣吾衰矣》。想必,长眠于此地的老人常见青山妩媚;而青山见我,更显雄健、高大。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清明前夕,除了缅怀无数先贤与先烈,更应铭记付老这样的“小人物”,有了付老的梦、我的梦、你的梦,才会有我们的中国梦。

在我们身边,也不乏不服老、敢作为的典范。年届七旬的阿勒泰市红墩镇村民、“户人家”文化大院创始人李红秀,十几年如一日,以真情讲述民族团结故事,传递温暖与力量。2025年9月,她荣幸地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2026年3月,荣获2025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成为本年度地区唯一获此“国字号”殊荣的个人。

同样年逾古稀的地区音乐家协会掌门人林勇刚,凭着对艺术的赤诚与坚韧,不惧年龄、老当益壮;他为中学生排话剧,带领合唱团复排《长征组歌》《黄河大合唱》等行业内公认的高难度音乐经典,以赤子之心传承红色旋律、赓续精神血脉。

还有一位古稀老者幸世福——名字里藏着“辛苦是福”的人生信念,不顾年高体弱,精心运营公众号《阿山故事》。这份热忱与坚持,连许多年轻人都自叹弗如。

他在《阿山故事创办三年回顾》中写道:“三年来,平台坚持原创为根、精品为王、稳定更新,累计发布原创图文228篇,近百万字,单篇最高阅读量达2.65万;内容覆盖地域历史、重大事件、红色基因、英模人物、乡村振兴、文旅风物等;粉丝量稳步增长,形成以本地群众、援疆干部、在外同乡、离退休老干部、文化爱好者为核心的稳定受众;多篇文章获新华社关注,《人民日报》刊发,被自治区、地区官方媒体转载,部分文章收录《阿勒泰文史资料》公开出版。”

这份成绩单,放在任何年龄段都值得骄傲。俗话说,“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构建让老年人发光发热的社会,既是对个体价值的尊重,更是对生命尊严的守护。这需要政府、社会、企业、社区与家庭携手同行,让“银发浪潮”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温暖力量。

黄土连绵的旷野间,骤然涌现一汪蓝宝石般的湖水。与周围地貌反差强烈,湖水出现得突兀又梦幻,竟让人瞬间生出车子要驶入水中的错觉,随即便是阵阵惊涛与狂喜。

夜里静谧,几乎不见灯火。出门仰望,繁星缀满夜幕,既觉天地辽阔,又感自身渺小。空气里只有虫鸣与风声,夜晚的一切都在悄然低语,似藏着无尽心事,让人听不懂、走不进,徒增感伤——这长夜,竟对我三缄其口。

次日踏上归途,驶向另一个远方。一路沉默,缘由难以言说,彼此心照不宣,却谁也不忍打破。那些惊喜、美好与感动,正一点点被抛在车后。

钱钟书先生说:“出门旅行,目的还是要回家,否则不必牢记着旅途的印象。”

所言极是——当旅行化作漂泊,当诗意的切身可感,所谓“美”便多了几分复杂况味。张爱玲《封锁》中写道:电车封锁的片刻,车内众人卸下防备,闲谈交心,甚至萌生情愫;封锁解除,一切又如梦一场,回归日常。旅途中遇见的人与景,何尝不是如此?我暂作漂泊客,你暂付一腔热情;我们可以在篝火旁倾诉过往,在细雨中互诉衷肠。正因为陌生,才敢这般毫无保留。可汽笛一响,谁又能做谁的归人?留下的,不过是精心珍藏的美好记忆。而这,或许便是旅行的意义。

此行初衷在喀纳斯,一路虽有细碎波折,但终究圆满顺遂,心底亦满是充盈与安稳。